



華南 南 覓 虎 蹤

華南虎遭濫捕、濫殺，棲息地生態環境受破壞，正瀕臨絕種

韋廉士 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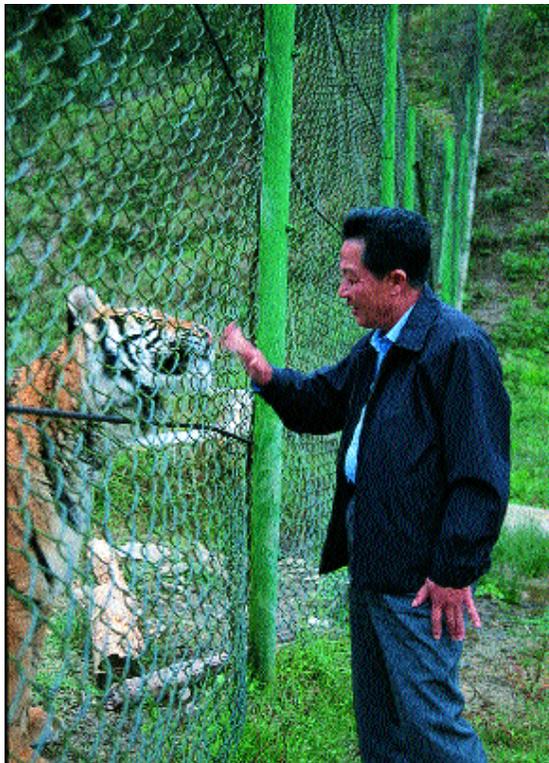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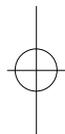
PHOTOGRAPHED BY PAUL HILTON





ra
outh

檢
t。



梅花山華南虎繁育野化研究中心內，羅明錫跟在該處出生的小虎嬉戲。這頭小虎九個月大，羅明錫希望牠有一天能在野外生活。

黃恭情被中國媒體稱為「華南虎之父」，畢業於南京農業大學，一九六一年分配到蘇州動物園工作，一九八四年升任主任後，從其他動物園購買了一對西伯利亞虎和一對華南虎，開始繁殖。不久，他就懂得如何區分這兩個物種：華南虎比較高瘦、腰細、鼻長、虎紋更密。

之一，也象徵了力量與勇猛。但中國的老虎卻不斷被殺，所居住的森林也因人口劇增而逐漸變成稻田。毛澤東執政期間，大批 眾爭先恐後消滅「瘟神」，結果三千多頭老虎遭殃。另外，由於虎骨可以入藥，不少老虎也因而喪命。如今，華南虎數量寥寥可數，零星在偏遠山區人罕至的地方「偷生」。一九七十年代末葉，中國政府終於頒佈法律保護老虎。

建立基地育老虎

肉食動物專家高能得到中國政府和世界自然基金會資助，於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一年聯同中國調查隊，在大陸十二個自然保護區內追查到老虎蹤。但高能估計：野生華南虎的數量已十分稀少。他警告說：「華南虎正瀕臨絕種。」

南虎的良策。

國湖南省深山，一棵大樹上的爪印現已難辨認：四條幼直線，每條長十多公分，我開手掌與之比對，發覺爪印比手指略寬，雖然曾深入樹皮，但樹皮已差不多愈合了。這爪印意義非凡，因為可能是一頭威風凜凜動物到此一遊的證據；牠在樹上留下爪印，表示「這是我的地盤」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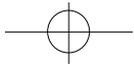


我和許多人一樣，一直對老虎迷；牠們步法矯捷，橘黃色皮毛夾雜黑紋，眼神銳利，實使人驚歎。英國詩人威廉·布雷克的生花妙筆，曾這樣描繪老虎：「夜靜林深虎目紅，威嚴斑斕奪天工」然而，老虎也有「脆弱」一面：人類可輕易把牠們捕殺，甚至摧毀其「王國」。自二十世紀初三種老虎在數十年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在印度，調查顯示該國老虎數量從一九九一年的四萬頭，迅速減少至一九七一年的一千八百頭左右。今天在印度政府艱苦經營下，該國估計有三千至四千頭老虎。一九七三年，印度政府展開「老虎計畫」拯救老虎。那時候，中國還未開放，外界對其境內老虎狀況了解甚少，但中國原是四種老虎的棲息地；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，老虎既是十二生肖



同時探訪幾位全力拯救華南虎的熱心人。

夜靜林深虎目紅



華南虎蹤



黃恭情將獸藥和人藥結合使用，琢磨出自己一套替老虎治病的方法。有一次，一頭老虎只是躺不走動，也不進食，他就在其大腿靜脈處滴注輸液，治好老虎的病。他也在飲食內加入維生素和骨頭，為牠們補鈣。

在黃恭情努力下，一九八八年以來，蘇州動物園共有七十七頭小虎出生，其中二十六頭轉移到其他場所飼養。他更得蘇州政府支持，投資一百萬美元興建老虎繁育基地，於一九九九年落成使用。

其他專家經常請教黃恭情。二 二 年十一月初，他應邀前往福建省政府資助的梅花山華南虎繁育野化研究中心，向中心創辦人羅明錫及其團隊傳授養虎知識，希望有一天能將老虎放回梅花山自然保護區去。

黃恭情個子細瘦，笑聲若洪鐘，精神十分好。他領我來到老虎的住處，圍欄內關 三頭成年華南虎和三頭雜交虎；每頭老虎都有自己的房間，前面有一大片草地供牠們活動。黃恭情告訴我：「這 出生的老虎，都學會捕殺活物比如山羊。」這是準備將來「放虎歸山」。

鍵，螢幕立刻出現了現場畫面：虎媽媽趴在地上，兩頭小虎在吮奶，還有一頭在附近玩耍。羅明錫催促這頭小虎說：「快去吃奶吧。」新生的小虎很小，跟家貓差不多大。

羅明錫計畫在附近山頂的樹林興建一些大圍欄。他解釋：老虎在這些「訓練場地」，要學會捕捉動物。每頭老虎皮下將植入信號發射器，以便放回自然保護區後，仍可知道其蹤。

除了黃恭情和羅明錫致力繁育華南虎，使牠們最終能回歸大自然，另一個熱心人全莉也在非洲展開了類似項目，但她面臨的困難可能更大。

全莉現年四十一歲，在北京大學念完英國文學後，往美國進修工商管理碩士課程，之後進入時裝公司古馳集團，負責全球品牌認證。她後來辭去工作，與駐倫敦的投資銀行家畢雷結婚。

全莉參觀過南非洲國家很多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，很欣賞南非的模式：既保育大自然，也帶動了生態旅遊，支援社區發展。她受到啟發，認為華南虎的保育也可採用類似方法，一方面保護

「那地方沒有老虎，沒有老虎的獵物，老虎無法棲息。」

我站在圍欄外，細細觀察一頭雌虎和一頭雄虎。雄虎像頭好奇的大狗那樣瞪我。我繞 圍欄外的小道走，雄虎和雌虎都跟了上來，緊貼柵欄。我跑，牠們也興致勃勃的跟 跑。突然，雄虎撲向圍欄，把前爪搭在柵欄上，正好在我頭頂上方，神態威武。我把一根棍子伸進鐵絲網，牠馬上一口咬住，毫不費勁就把我「繳械」，樣子很可愛，但又透出孔武有力的威勢。

我在梅花山保護區逗留了五天，一天晚上，有三隻小老虎出生。黃恭情和羅明錫把影像監控系統拍下來的小虎生子過程放給我。黃恭情將錄影帶帶到出生的一刻，羅明錫一旁看，自豪得像自己是父親，說：「快看，母虎的肚子在動！」只見牠喘 氣，側身躺，不斷抓 籠子地板；羅明錫也感同身受似的，手在空中亂抓說：「快點出來！」不久，第一頭小老虎探出頭來。

看完老虎生產後，黃恭情按下一個

野生動物，一方面在人工場所繁育。二 年十月，「拯救中國虎」國際聯合會在倫敦由全莉和畢雷資助成立。

畢雷在南非中部的高原買了三萬五千公頃農地，作為訓練華南虎返回野外的場所。二 二年五月，一個中國代表團抵達南非，參觀了該農地，並與當地官員會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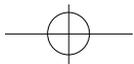
之後，經中國國家林業局幫忙，全莉招攬了一隊人，協助管理南非的老虎繁育項目，當中包括一名曾成功人工野化獅子、獵豹和野狗的肉食動物專家。二 三年九月初，國泰航空公司把一雄一雌兩頭小老虎從上海動物園運往南非。



如果梅花山和南非的計畫，能養育出可在野外生活的華南虎，那麼，牠們可以在哪個自然環境棲息呢？為找出答案，我計畫走訪湖南省壺瓶山國家自然保護區。當地看護員說，面或許仍能找到野生華南虎的蹤影。

出發前個多星期，我收到全莉的電子郵件，說在「拯救中國虎」國際聯合會資助下，鄧以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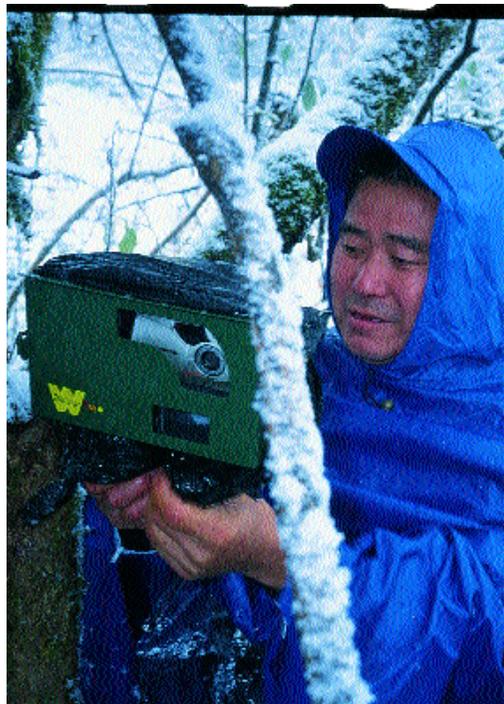


華南真虎蹤



離開壺瓶山時，我回想所見所聞，精神為之一振。壺瓶山的崇山峻嶺，守護一片片人罕

讀者文摘 | 二 三年十一月



廖先聖不懼風雪，定期前去壺瓶山保護區偵察，檢查安置在樹上的紅外線感應相機有沒有拍下虎蹤。

最近調查過該保護區，並宣布華南虎已經在野外絕。鄧以信說：「那地方沒有老虎，沒有老虎的獵物，老虎無法棲息。」

「實情如何？我要親自去看一趟。」
在壺瓶山，我遇見了廖先聖。一九八三年自然保護區設立之後，他就開始在這。當林務員；雖然今年三月退休了，但仍不遺餘力尋找華南虎的蹤。定期去保護區偵察，每次逗留一星期，至今已收到超過一百次日睹華南虎的報告。

在這兒附近共安裝了十五台相機，不過只拍到些鹿和豬，沒有老虎。

我們繼續往前走。地上鋪了一層雪，萬籟俱寂。小路穿越樹林下山，經過高能當年發現的爪印。這林木稀疏，似乎沒有老虎所需的獵物，也沒有地方可供牠們棲息。

但廖先聖沒氣餒。「許多來過這的專家告訴我，高大樹林很適合老虎棲息。」他堅持說。

第二天，廖先聖帶我們下山走了一千公尺，來到一處綿延幾公里、綠樹環抱的深谷。廖先聖說，區內還有其他類似深谷，湖南省另一保護區內也有。看到這情景，我不禁也和廖先聖一樣，相信老虎真有可能避世人耳目，棲息其中了。

我們看見一對農民夫婦走來，就上前詢問：「你們見過老虎嗎？」

「見過。」農民說。「大概十年前，我在溪邊見過兩隻老虎。」

瀏覽網站 www.savedinartists.org，可了解中國虎拯救工作的詳情。

二 一年初，自然保護區內有農民說聽到虎吼，保護區看護員隨後去偵察時也聽到了。這些發現令廖先聖大受鼓舞。（差不多同一時間，我收到全莉的電子郵件，說鄧以信宣布野生華南虎已經絕。）
在招待所睡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我們便出發，同行的還有保護區研究員一人，以及電視攝影隊三人。我爬上吉普車，由廖先聖駕駛，沿崎嶇山路開進保護區中心地帶。
時屆早冬，上山途中，細雨漸漸變成飄雪。我們在一間農舍前停下，請一些年輕農民幫我們扛行裝。志願者不夠，於是廖先聖也提起一袋米，用力擲到肩上，冒雪前行。他雖然已五十多歲，但一貫山人本色，體健力壯。

廖先聖帶領我們走過長滿細長樹木的溪谷，在一棵樹前停下來。樹幹上裝了一個小金屬盒，面的相機設有紅外線感應器，一探測到動靜就會閃光拍攝。「動物喜歡走這條小路，」廖先聖說。「如果牠們路過，相機就會拍照。」廖先聖至的森林，或許仍可作為華南虎的自然棲息地，讓牠們在深山幽處存活。由於中國政府已開始保育森林，華南虎有機會逃過被獵殺的厄運。林業受管制，加上耕種條件惡化，許多人離開這處老虎的最後陣地，搬到城市。樹林重生，更有助老虎及牠們的獵物繁育。

不久前，廣東省車八嶺自然保護區光禿禿的山坡上長出了新樹林，保護區人員告訴我，說最近在那曾發現虎蹤。

華南虎不僅需要棲息地，還需要人類積極幫忙，才可免於絕種。採訪期間，我遇到不少決心拯救老虎的熱心人，而且同道中人越來越多，在他們努力下，華南虎當有機會在森林活下去。華南虎已經無法到處虎虎生威，因為可供牠們棲息的地方不多。但我們至少可以把牠們僅有幾處家園好好保育；這工作絕不輕易。

人類是華南虎瀕危的禍首，如果令這珍貴物種就此滅絕，我們應感到羞愧。

